

十一宫

幻灭

UNMASKED

Robert Graysmith

【美】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著 黄贵燕 译

他继续存活在人们的猜测中，存活在每一寸阴暗的地方，
存活在所有人的心里。

轰动世界的连环杀人悬案 历时四十年追踪完整呈现
大卫·芬奇执导的同名电影 荣获多项国际大奖提名。

金棕榈奖

美国编剧
工会奖

美国视觉效果
工会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十二宫

幻灭

Robert Graysmith
【美】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著

黄贵燕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二宫.幻灭/(美)罗伯特·格雷史密斯著;黄贵燕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2
书名原文:Zodiac Unmasked
ISBN 978-7-201-12144-4

I.①十… II.①罗… ②黄… III.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3200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2-2018-340

十二宫:幻灭

SHI ER GONG : HUAN MIE

[美]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著
黄贵燕 译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3.com

责任编辑 章 赓
封面设计 易珂琳

制版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20×899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95 字
版次印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002	前言：一块手表
005	两个举报人
033	询问斯达尔
046	调查艾伦
066	谋杀案
078	笔迹

113	魔鬼与巫术
136	十二宫之声
156	继续调查艾伦
165	危险的游戏
170	博比与艾伦
174	重大线索

078	笔迹	174	重大线索
十二宫 幻灭 Z ⊕ D I A C U N M A S K E D 目 录			
226	会议	183	搜查
251	一辈子的案件	199	律师贝利
256	揭秘	202	媒体明星斯达尔
280	后记	213	十二宫杀手杰克
		215	德国嬉皮士
		219	艾伦死亡

致 谢

本书所涉资料均来自官方记录或本人在追踪十二宫的三十年里进行的采访。在此，我衷心地感谢警探戴夫·托奇和乔治·巴沃特以及参与本书编辑、法务和出版的工作人员——格里·梅尔曼、利兹·珀尔、希拉里·夏普夫、希斯·康纳、吉尔·波尔丁、波林·纽沃斯和希瑟·斯特劳斯。此外，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辑娜塔莉·罗森斯坦。

前言：一块手表

在一个炽热的夏日，十二宫的真实相貌第一次变得清晰起来。警探们在狭窄的办公室里研究了这位头号嫌疑犯手腕上戴着的昂贵大手表，不禁心生恐惧。照理说如此普通的物品应该不致让人害怕不安，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他们花了近三年的时间从 2500 名嫌疑犯中筛选出了少数几名重要对象，其中一个名叫斯达尔。杀手将这块表的商标用作自己的标志，即一个画十字的圆圈，仿若一个射击瞄准器，并为自己取了个名字——十二宫。

不管十二宫是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密码学家、犯罪学家、化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制弹专家、诗人、武器大师，尤其是一个善用绳子、枪和刀的高手。十二宫内心充满无法遏制的杀戮欲。在他暗示之前未透露的谋杀案是他所为后，人们更加紧张不安。

虽然十二宫聪慧过人，但他缺乏原创力。他盗用手表商标作为自己的标志，谋杀手段也是从电影、连环漫画和短篇故事中偷学来的。除此之外，他的作案惯技早就在他最喜欢的冒险故事书中有详尽描述。十二宫深深地沉迷于猎杀人类的想法，他偷偷地跟踪年轻情侣：“因为人类是需要猎杀的最危险的动物。”每逢周末，当夜幕降临，新月初升或满月普照时，他的暴行便开始登场。他披着占星学的外衣（不过那也许只是假象），用占星术预测自己的星象，以此来决定作案时间。有没有这种可能——十二宫是“随着月相发狂”，像潮汐一样受月亮影响呢？

以十二宫为嫌疑人的凶杀案几乎全部涉及在车内或车旁遇害的学生，案发地点不是靠近水域，就是在以水命名的地方。水在他犯下的罪行中总

是惹人注目。十二宫可能是一名游泳运动员、船员或者水手。不管他从事何种行业，可以肯定的是，他十分熟悉瓦列霍——这个北加州谋杀案拉开帷幕的海军基地。我深信十二宫长期居住在瓦列霍，他认识受害人，悄悄跟踪过两个受害人一段时间，特别是其中的一个。

十二宫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一直逍遥法外。他没有在别的地方工作，否则他强大的自我表现欲和容易辨识的手法早让人即刻认出他来。十二宫企图在家乡将这场“户外国际象棋”游戏玩到底。幸存者们和心惊胆战的目击者们都躲了起来，调查员们自己也战战兢兢。在内心深处，他们清楚，面对这个欲罢不能、滥杀无辜的凶手，他们防不胜防。警察无法询问某些目击者，也无法重新联系他们来指认嫌疑人的照片。我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才找到他们。其中一个目击者见过十二宫不戴头罩的样子，能够认出他来。其他人不是见他隐在暗处，就是见他戴着头罩，或者间隔一段距离。所有目击者都掌握着有待挖掘的重要信息。这名头号嫌疑犯有种不自觉的独特肢体语言，目击者们均表示十二宫“走起来像熊一样缓慢笨重”“笨手笨脚”“不是很灵活”。

本书深入分析了两部电影和一个令十二宫着迷的短篇故事。他设计作案服的灵感和惯用的犯罪伎俩均受电影启发。流行文化和手表表盘可能也给了他灵感，而十二宫自身则激发了三个效仿者——分别住在纽约、瓦列霍和日本。从 1986 年起，我开始努力向人们讲述十二宫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的结局——采用的材料有联邦调查局关于十二宫的完整卷宗、保密资料、警局档案、内部及部门间执法备忘录、心理治疗记录、假释官存卷、精神病医生与头号嫌疑犯的会面记录、测谎仪检测结果、从未发表的新闻故事、未使用过的记者笔记及电视访谈删除片段。我已竭尽全力，用长达三十年的调查研究来确保书中内容的准确性。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第一次把所有此前未被翻印过的十二宫信件和信封公之于众。引用部分采用的是信件复印件和匿名人士寄给我的疑为十二宫写的信。斯达尔的弟媳在催眠状态下无意识书写的内容表明，她在媒体公布前见过十二宫手里的密码。早在十二宫这个恶魔出现之前，斯达尔就曾向

朋友吹嘘说：他要用一支投射光束的枪猎杀情侣，写信嘲弄警察，还给自己命名十二宫。正如一名警探所说：“如果这是真事，那他八成就是十二宫。”在整合数百件从未以文字公开的事实真相时，那些近三十年间我采访警探和目击者的实录凸显出新的意义。

对案件的长期追踪、案件的诱惑力和神秘色彩及其造成的悲剧和损失，毁掉了数段婚姻，扰乱了数份事业，一名才华横溢的记者也因此身体崩溃。十二宫故事的开端让人着迷，结局却令人灰心丧气。警察一次又一次铩羽而归。这个历史上最难以捉摸的杀手，一位高智商的现实版开膛手杰克，会不会逃之夭夭呢？全世界勤恳敬业的专职或业余侦探们是否能发掘出十二宫的终极秘密呢？警察最后能否证明斯达尔这个才智过人、身强体壮的主要嫌疑犯就是他们要找的人，这一点尚难定论。十二宫的谋杀案发生在不同的郡，由于各部门间相互猜忌（十二宫是最大的案子），每个警察局对重要信息都藏着、掖着。不仅如此，像十二宫一样的性虐待狂（他们通过对他人施加痛苦获得快感）都变成了隐藏真实身份的高手。

在一个闷热难当的国庆日，我们开启了揭秘十二宫的征程；在另一个更令人窒息的国庆日，我们的征程画上了句号。在此期间，我们发现了曾无人知晓的谋杀案，了解到一个长居地下室的孤独的人和有一个有可能是十二宫帮凶的神秘人物。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块手表。就在那个夏日，在那间又闷又热的房间里，警察们不停地提醒自己：“这只不过是一块手表而已。”然而他们仍然惴惴不安。一场场噩梦就从那块手表开始了。

——罗伯特·格雷史密斯

旧金山

2001年7月

两个举报人

在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向南延伸至帕洛斯弗迪斯半岛的一连串具有典型美国特点的海滨城市中，曼哈顿比奇是位置最北端的一个。它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西南 20 英里处。沿海一排排舒适淡雅的小别墅里住着许多富裕的洛杉矶白人。海兰德大道是这座城镇的主干道。下午 2 点 50 分时，古铜色皮肤的冲浪者们还在追逐一天中最刺激的浪花，一辆无标志的警车正沿着这条宽阔的大道往南急速行驶。警探理查德·阿莫斯和他的搭档阿特·兰斯塔夫在着手跟进源自波莫纳市的消息。两个托伦斯市人声称他们掌握着有关十二宫的信息。

天空雾蒙蒙的，空气闷热潮湿，好在道路畅通无阻。阿莫斯在阿蒂西亚大道加快车速往东行驶，然后掉头驶入悠长的霍桑大道。红灯使他们停了下来。阿莫斯不耐烦地敲着方向盘。汽车发动机空转着，朝微微发亮的沥青上喷出尾气。他满脑子想着十二宫——依然逍遥法外、像蒸汽般虚无缥缈。虽经长年累月、竭尽全力的追捕，但是似乎仍然无人能伤及他一根汗毛。

阿莫斯停好车子时，两个举报人早就等候在名叫“科学动力”的账目管理公司门口了。桑托·保罗·潘查里拉（朋友们都叫他“桑迪”）家住在朗代尔，是公司的所有者。唐纳德·李·切尼是他的员工和大学室友，此刻他显得比自己的老板更焦躁不安。这两名来自南湾的调查员刚从车里钻出来，潘查里拉和切尼便直奔主题地表示他们知道十二宫的真实身份。

在令人窒息的酷暑中，他们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鲍伯·豪尔·斯达尔。自 1962 年起至今，他们认识斯达尔快 10 年了，那时斯达尔的弟弟罗

恩^[1]和他们一起在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上学。切尼最后一次看见斯达尔是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冬日。虽然是潘查里拉打电话叫他们来的，但故事的讲述者是切尼。

“那是一个新年的下午。”切尼说道，“我当时住在湾区——我开车去瓦列霍弗雷斯诺街斯达尔的家。我敢肯定那次拜访的时间不是在1969年1月1日之后，因为就在那天我搬到了南加州。我明确记得是个新年，那时候斯达尔已被莫凯勒米河上游附近的谷泉小学解雇。那是夏初发生的事情。至于斯达尔离开该校的真正原因，他并没有透露什么，每次都哼哼哈哈地随便找个蹩脚的理由搪塞过去。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事情真相。我帮他搬回了弗雷斯诺街。新年那天，我去他家拜访，因为那段时间我和妻子吵架，我不想待在家里。

“我们去了他的房间——其实那只是一个能容一辆车的车库，被改装成了卧室。地下室就在后面，没有楼梯，你可以直接从地面走下去。它有三面外墙——前面一个窗，侧面一个窗，后墙的窗很小。地下室后面有一个浴室，上面安了一扇窗，可以进点儿光线。房屋的其他部分和斯达尔的房间完全隔开。除了他母亲煮饭的声音，我不记得听到过什么动静。那会儿刚到下午时间。”

“斯达尔读过很多科幻作品。那天在桌子上放着一本1967年8月出的《现实与奇幻》，刚好翻到杰克·万斯写的1.5万字的短篇故事《来自十二宫的人》。”在两人最后一次打猎时，斯达尔跟切尼谈论过科幻小说。有几次他还和切尼去洛杉矶东北的树林里远足和狩猎。在暮色中，来复枪放在一旁，斯达尔和切尼说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话——内容跟死亡有关。黑暗中他的轮廓格外高大，他滔滔不绝地述说着怪诞的理论，双眼在火光中闪闪发亮。“和他在一起，”切尼继续说道，“他总会引你讨论‘这样会怎样？’或‘那样又如何？’他跟常人很不一样。”

在最后那次打猎时，斯达尔的话题突然从科幻故事转到了毫不相干的

[1] 后文中“罗纳德”的简称。——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内容。他首先提到捕猎，然后把话题引向他十一年级时读过的一个冒险故事——《最危险的猎物》，这是理查德·康内尔情节紧凑的经典短篇，讲的是在森林里用弓箭和枪猎杀人类。

“你有没有想过猎杀人类？”斯达尔问道。

“什么？”切尼反问道。回想起和这位朋友曾经有过的奇谈怪论，因此对于这个问题他显得波澜不惊。切尼太理解了，斯达尔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别人拉入他的幻想世界。

“猎杀人类会是一项了不起的运动。”斯达尔在夜色中喋喋不休，时不时冒出独具特色的表达，比如“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抑或“如果我那样做了呢……”他有时说起话来像写小说一样，他确实打算以后写一本。他身强体壮，在黑夜里边说边用手势比画。

“那身肥肉下面藏着的，”切尼补充道，“是铁石心肠。”

那天斯达尔的目光无意间移到了那块独一无二的手表上，那是他就在前些天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他主动给我看了手表。”切尼告诉警探们，“我还记得就在表盘的小齿钮上方有个不同寻常的商标。他把手表展示给我看，似乎很希望我对手表的质量发表看法。他自己说：‘我觉得这块手表不怎么样。’‘嗯，这是一块制作精良的瑞士表。’我告诉他，‘一块品质上乘的手表。’”

斯达尔接着开始聊起了事业。“该找份新工作了。”他说：“我正在考虑做一名私家侦探，一个像‘迈克·海默’那样的私家侦探。那肯定非常有趣。我在寻找不用受雇用、自己就能做的事情。”

切尼认为这是因为他在寻找雇主方面遇到了麻烦。“你又没有受过相关培训，”切尼表示怀疑，“而且你压根儿没有和你相熟、能给你介绍业务的人脉圈。”切尼不是很赞同斯达尔的想法，他确实担心对于这样的工作而言，自己的朋友资质不够。斯达尔似乎明白他的疑虑。

“好吧，也许我可以自立门户，做一个职业罪犯。”斯达尔说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这么做。”

斯达尔表示他会在晚上去情侣约会的地方寻找袭击目标——在枪管上

绑一支手电筒，然后朝他们开枪。“我会用手电筒作为瞄准器，”他说，“借着光走过去，然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枪杀人们。这样的射杀根本没有具体动机，你可以想象这些谋杀案对警察来说有多难侦破。他们永远抓不到你。你还可以在事后寄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信给警察。”他当时可能用的是“权威部门”这个词，切尼小声地对阿莫斯和兰斯塔夫修正道。“用这些信困扰迷惑他们。”

“而且我会在信上署名‘十二宫’。”

“‘十二宫’，”切尼回应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干吗不叫点儿别的？听起来很傻气。”切尼稍作停顿后，继续对两名调查员说道：“也许我说的是‘孩子气’，记不太清了。不管我说了哪个词，显然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异常激动，让我觉得自己不该说那些话。”

“我才不在乎你怎么想。”斯达尔厉声说，“这个名字我想了很久。我很喜欢‘十二宫’，这就是我要使用的名字。没错，我要把自己叫作‘十二宫’。”

在斯达尔询问有关如何掩饰笔迹以及如何乔装打扮时，切尼在斯达尔的房间里环视了一圈，他看到各种文件和地图堆得乱七八糟，有关飞行和航海的书籍排在墙边，《疯狂》杂志摞成了好几堆。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在凌乱不堪的杂物中，他注意到斯达尔的鲁格六发单动左轮手枪和哈林顿·理查兹长管枪。“哈林顿·理查兹看起来有点儿老旧磨损，弹膛能装9发子弹。”他回忆道，“据我所知，那是他所有的武器装备，不过有一次猎鹿时他确实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支来复枪，还有两把0.22英寸口径左轮手枪。”

十二天前，也就是1968年12月20日，十二宫使用0.22英寸口径J.C.希金斯80式半自动手枪在瓦列霍偏僻的赫曼湖路杀死了两名青少年。这是他已为人知的第一次北加州谋杀。杀手使用了温彻斯特—韦斯顿生产的0.22英寸口径Super X型铜被甲长管来复枪子弹，这和1963年发生在隆波克南部的双重谋杀案使用的子弹属于同一牌子。“那天清晨，”切尼继续说道，“他带我去赫曼湖路，还指了指路旁一条岔道。他并没有说明这条岔道有什么重要性，但我认为这就是最近那两个孩子遇害的地方。”

斯达尔还说过要用枪打破某辆校车的轮胎，然后把那些“毛孩儿们”

逐个射死。他会在孩子们从车里蹦出来时扣动扳机。切尼不相信他的朋友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像在为一本书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讨论如何安排情节，”他告诉警探们，“感觉我们不是在讨论真实的事情。他时而脱离现实，时而回到现实。我们就这样进行着奇怪的对话。当时我心里就有点儿不寒而栗。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知道在内心深处，自己再也不想见到他。”

那天晚上，切尼回家后告诉妻子安，他的朋友“言行怪异”。“没过多久我就搬家了。”切尼最后说道，“我得到了一个在洛杉矶工作的机会。搬家跟他无关，只是工作原因。”

接下来是一段时间的沉默。警探们感觉他的话足够合理，的确像是一个诚实人会说的话。下午渐渐过去，警探们已和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离开时，切尼和潘查里拉都提醒他们注意安全。“他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是非常急躁。我们猜想他随时都会携带武器。”

回到位于第十五街的总部后，警探们要求萨克拉门托刑事鉴定与调查中心立即用电传打字机向他们提供斯达尔的“黄页”，也就是他以前的逮捕记录。在资料发来前，他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思考。斯达尔跟切尼说这番话的时间非常关键。据阿莫斯推算，斯达尔此番言论应该发生在十二宫制造第一起已知的北加州谋杀案之后不久。此外，杀手自称十二宫的所有信件都是在斯达尔和切尼的新年谈话后寄出的。直到1969年8月4日（托奇和阿姆斯特朗的记录是8月7日）十二宫才在寄给湾区各报纸的长达三页的信中给自己命名。在此之前，除了三封信末尾一个潦草的“十字圈”符号和七月底寄来的密码，这个幽灵可谓无形无名，无人知晓。潘查里拉证实了切尼所讲的故事，两人看起来正直诚实、精明可靠。他们的话就像福音书一样不容置疑。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所言，那么鲍伯·豪尔·斯达尔必定是臭名昭著的十二宫。

阿莫斯和兰斯塔夫仔细分析了这两个当地举报人可能的撒谎动机。但是为何过了这么久两人才挺身而出？他们疑惑不解。十二宫成为危险人物至今已有许多年了。1970年11月16日发行的《洛杉矶时报》用横跨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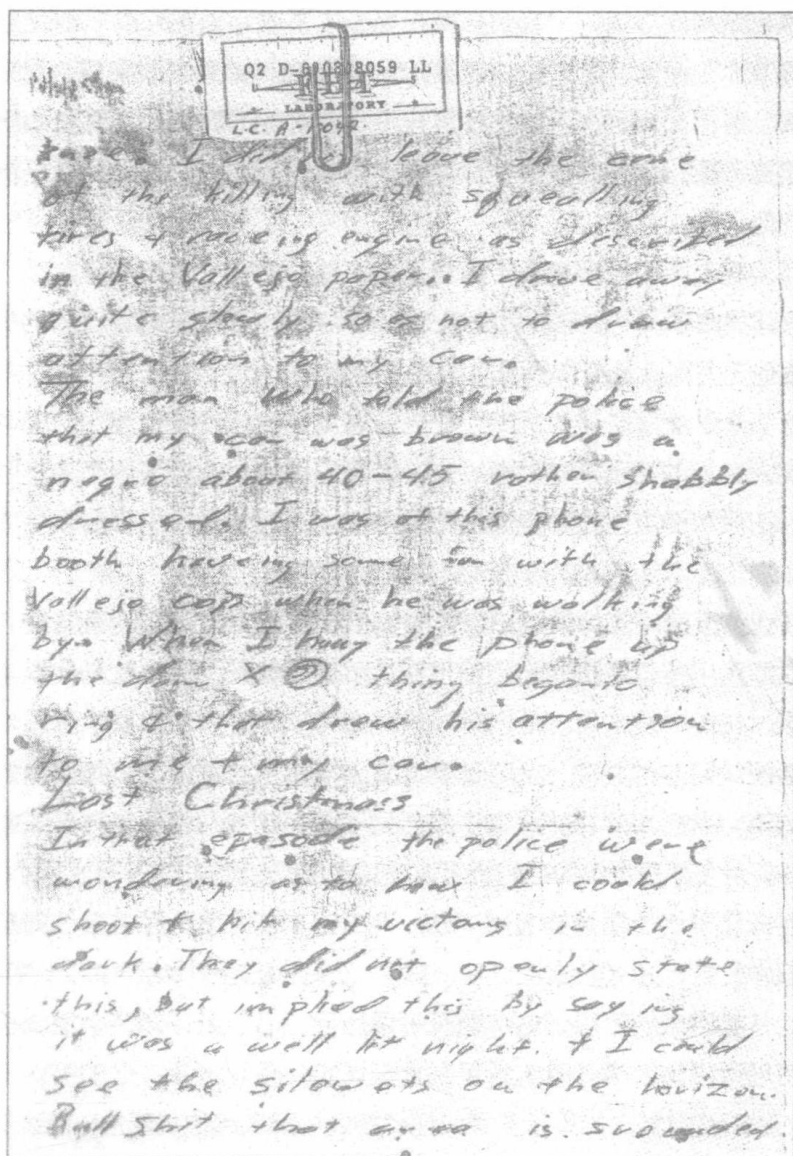


图 1

图 1：十二宫 1969 年 8 月寄给《瓦列霍先驱报》的信的第二页。

（第一页的内容请参见之前出版的《十二宫：挑衅》。）

（源自作者收藏图集）

的大字标题醒目地写着：十二宫涉嫌河滨市谋杀。这都没能让他们站出来。出于某种原因，最近的一封信却促使他们采取了行动。

四个月前（1971年3月13日），在与旧金山隔湾相望的阿拉米达市的一个名叫普莱森特的宁静小镇里，这位“密码凶手”给《洛杉矶时报》寄了封信。像往常一样，十二宫多付了邮资——两张倒贴的六分钱罗斯福头像邮票。按照惯例，为了催促邮差，他用印刷体在信封上写下：“火速交给编辑。”“航空邮件”几个字几乎覆盖了信封的三分之一。毫无疑问，十二宫是一个十足的躁狂者。他的信占据了《洛杉矶时报》头版的绝大部分——又粗又黑的大字，就像宣战书一样醒目。

我是十二宫。就像我一直说的，你们是破不了案的。如果那帮蓝色小气鬼想抓住我，他们最好挪开肥屁股，行动起来。他们越是在那儿瞎转悠，我就能为自己的来生收集更多的奴隶。不过我确实得表扬一下他们，无意间发现了我在河滨市的谋杀，但他们也只能发现容易的案子，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我之所以写信给《洛杉矶时报》，是因为他们不会像其他报纸一样把我放在末版。

洛杉矶警察局-0，（十二宫的十字圈标志）-17+

这封信中的某样东西，也许是某个能显露秘密的词语，让切尼和潘查里拉觉得听起来非常耳熟。据阿莫斯猜测，十二宫使用的词语“蓝色小气鬼”应该意指警察。在1968年推出的一部名为《黄色潜水艇》的动画电影中，憎恶音乐的“蓝色小气鬼”们对披头士乐队进行恐吓威胁。斯达尔曾一度想成为潜水艇水手，这一点倒也说得过去。“瞎转悠”这个奇怪而粗鲁的表达只在密苏里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拉伯克地区使用，海军或水手才会这样说。或许斯达尔这个退役海军士兵也用这个短语。不过切尼否认了这一点。据他回忆，他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干我那活儿”，而十二宫曾在一封信中多次使用了这个表达。一开始，十二宫成功地隐藏了他和南加州谋杀案之间的关联（以便继续在这里作案）。但是

现在，他的活动变得可以预测——他想让警察相信他每天通过自己占星来决定是否行动，然后选择跟水相关的地点作案。再后来，他不停地写信给《旧金山纪事报》炫耀自己的暴行，嘲弄、挑衅警察。但他随后一改常规，转而写信给《洛杉矶时报》。这是为什么呢？可能他在南加州出了什么差错。或许他想借这封信警告那里仍记得他的人。果真如此的话，这封信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

它勾起了切尼的回忆，引他第一次关注十二宫的合成画像和外貌文字描述。当然，所有的这些都只是猜测。某些因素使得切尼迟迟没有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疑虑。切尼告发斯达尔是否出于某种动机或者两人之间存在私人恩怨呢？潘查里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很清楚是什么警醒了他。“突然之间，”潘查里拉说道，“十二宫开始写信给离我们居住地很近的《洛杉矶时报》。我并没有为此烦扰，虽然我怀疑斯达尔就是幕后作者。但切尼深感不安。斯达尔完全符合我对十二宫的所有想象。他非常聪明，和任何类型的权威人物都有矛盾。”潘查里拉曾告诉警探们：斯达尔“智商很高，但也十分情绪化”。在他看来，斯达尔各方面都和十二宫的外貌描述相吻合。在给《洛杉矶时报》写信10天后，十二宫恢复了惯常做法。他给《旧金山纪事报》寄了一张四分钱的明信片，邮票上林肯在低头默哀。明信片背面画了一个人，正在一片白雪覆盖的林中空地上挖土。旁边写着“不要埋我”，暗指十二宫生活中有人去世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5月份，这个疯子通过电话里恳求帮助——请求大家阻止他，以免他杀害更多的人。

电传打字机断断续续的“咔嗒”声和连绵不断的电话铃响扰乱了警探们的思绪。阿莫斯把刑事鉴定与调查中心传来的报告放在黑色的旧电话旁，短短的几小时前就是这个电话让他们驱车寻找线索。报告提供了基本信息：文件号131151/ 社会保险号码576-44-8882；出生日期：1933年12月18日；未婚；与母亲共同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兰斯塔夫注意到从1958年至1964年斯达尔都有工作申请记录，其中一条显示：无证职员，沃森维尔公立学校。他们还发现一条逮捕记录：1958年6月15日，瓦列霍警察局；编号60278，D.P.（扰乱治安）；1958年7月8日释放。没有通缉令。

阿莫斯又打电话逐渐补充了相关信息。他获悉嫌疑人的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其父亲曾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海军飞行员，已于3月份离世——就在那时，十二宫时隔五个月之后又开始给媒体写信。

斯达尔应该是为了作案而南下，找了个地方安置下来，然后在波莫纳东边的河滨市杀害一名女大学生。在波莫纳他去见了在大学读书的弟弟罗德·切尼和潘查里拉。鲍伯·豪尔·斯达尔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早期曾就读于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学习小学教育。他甚至在学校北边专门关押精神病罪犯的阿塔斯卡迪罗州立医院当过培训师。兰斯塔夫收集、整理好一些新信息后，起草了一封信，然后用航空快递寄往旧金山湾区——斯达尔生活、工作和狩猎的地方。

兰斯塔夫那封包含着潘查里拉和切尼举报信息的信抵达了阿姆斯特朗和托奇所在的、位于布莱恩特街的警察局总部。和外面的夏日相比，司法中心显得格外阴冷。司法中心面积很大——75万平方英尺，885个办公室。朝阳照耀着大楼正面刻的一行金色大字——“公平、正义属于每一个人”。投递员拿着信经过金属探测器和武装警卫，然后乘坐电梯来到四楼——命案与性犯罪科。他在一扇磨砂玻璃门口停住了脚步，门上手工漆的黑字显示：454号办公室。门上方还有一个手制标牌，写着“城市动物园”。办公室很宽敞，地板擦得发亮，里面摆着灰色文件柜和木制办公桌。最后，这封信在旧金山命案科警探约翰·麦肯纳的办公桌上安全着陆。

麦肯纳精明强干、博学多才，曾是一名银行家。他此前就接到了警探阿莫斯的电话。他热切地把信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然后拨通了切尼的电话。

“我们需要你想办法获取斯达尔的笔迹样本。”他说道，“所有样本和新线索都要直接送给托奇警探。”第二天，托奇的搭档比尔·阿姆斯特朗打开了曼哈顿比奇警方寄来的信。信中提供了更多细节——令人兴奋的细节。大家的脉搏加速跳动，墙上黑色的老式时钟“滴答、滴答”，走得更快了。

旧金山的警探试图让切尼获取斯达尔的笔迹样本，结果未能如愿以偿。

“我确实没有任何途径搞到样本。”事情过了很久以后切尼告诉我，“阿姆斯特朗曾有意无意地暗示我是不是可以写封信给斯达尔，试试看是否能